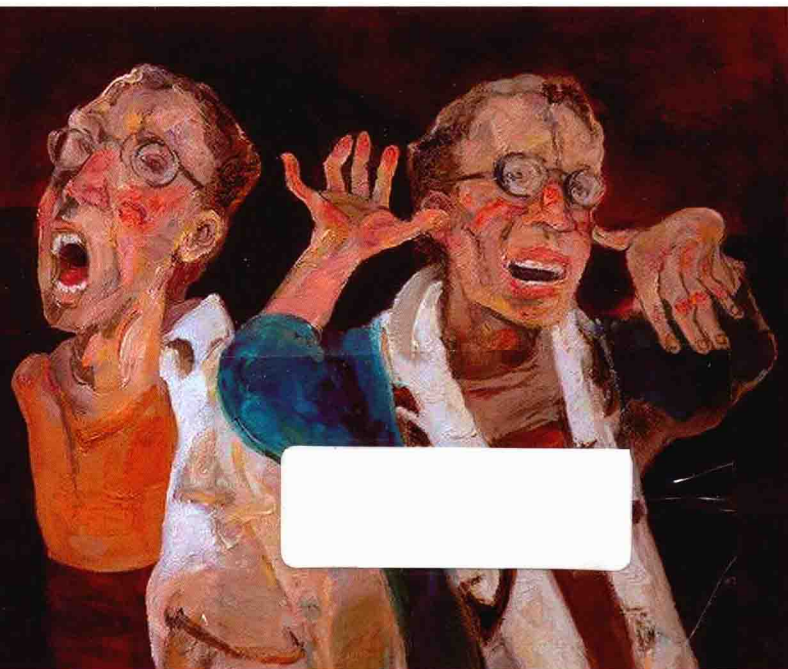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特文学

# 仕说新语

朱铁军 主编




真相 / 陈世旭

双黄蛋 / 范志军

并非闹剧 / 王昕朋

老衙役 / 张运涛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仕说新语 / 朱铁军主编.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1

(全民阅读精品文库)

ISBN 978-7-5171-2151-0

I. ①仕… II. ①朱…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939 号

出版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佟贵兆  
封面设计: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8 印张  
字 数 277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151-0

## 出版前言

《特区文学》系列丛书所编选的作品，均为2006年至2016年间《特区文学》杂志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按作品的题材分为《岁里春秋》《人间烟火》《仕说新语》《此去经年》《五行八作》，共五卷，包含24位国内知名作家的33篇纯文学力作，这些作品大部分都在发表后被多家选刊转载，其中有获得各类文学奖项的，有收入年度选本的，也有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搬上荧幕的。

作为深圳特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纯文学期刊，《特区文学》杂志在打造“新都市文学、文学新都市”的办刊理念下，多年来较为倾向于涉及城市题材的纯文学作品，其中“深度叙事”与“质感文本”两个固定栏目，发表了一大批城市文学范畴的小说精品。因此在本系列书编辑之初，我们也以“叙事性、可读性、文学性”为选题宗旨，侧重于城市题材进行了作品的选择。

现下的时代，高度的科技化与商业化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场域，城市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中变得空前的复杂、新颖、多样，同时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也将传统的阅读方式推向了碎片化的趋势。信息的爆炸带给文学艺术的影响与刷新，也在悄然裂变。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接收到与素常认知更为不同的新事物发生。

传统文学随之也进入了新的时代。因此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与文学生态中，进行怎样的文本书写、怎样的艺术传达，不仅仅是作家与读者，同时也是编辑们所面临的选择课题。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我们着意选取了叙事角度特别、题材新颖特殊、文学性与艺术性具有较高水准，并保持着传统的纯文学作品优良基因与特别的阅读价值的若干作品。

因此，我们将本套丛书命名为《特区文学》。我们希望通过这三十余篇异彩纷呈的中、短篇小说，为您开启一条重温与新识、质感与深度并存的、独特的阅读之旅。

编者

# 真相

陈世旭

真相…陈世旭 /1

双黄蛋…范志军 /52

伴驾…凌耀忠 /86

官途…唐达天 /112

并非闹剧…王昕朋 /156

并非游戏…王昕朋 /199

老潞没…张运涛 /242

## 真相 / 陈世旭

跟朱慧的关系是天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华老板拉上的。当时，向海洋刚确定了市长助理的任职。

华老板在电话里告诉他要带个也是老板的美女来的时候，向海洋没怎么在意。华老板那样的同行，能是什么了不得的货色？但朱慧却让向海洋一见倾心。她像个刚出道的女模特，而且是欧化的。

照向海洋的安排，见面那天晚饭后是一场作为前奏的舞会，舞会之后才是一顿真正的盛宴。还在饭桌上，向海洋就在想象着朱慧在床上的情态。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朱慧拒绝的问题。从来都只有他挑选女人，而没有女人拒绝他的事。他对自己的魅力很自信：高大、强壮而匀称，宽大的花格衬衫和瘦长的牛仔裤，能背唐宋诗词又熟悉流行歌曲，年纪轻轻就官运亨通，正是热门小说和电视剧塑造出来的那种令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女主持和女明星神魂颠倒的当代精英。

“怎么样？”华老板一张臭烘烘的嘴几乎贴到向海洋的耳朵上。向海洋不由一阵恶心。他其实极憎恶这个猪样的东西：初中毕业后连高中也没考上，在社会上混了两年，被家里找关系硬送去当了汽车兵，复员回来，跟一伙商贩跑长途。仗着家里的背景，运违禁的货敢玩命冲卡子。因此出了名，也由此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太太不是美女，却给他带来了财运。他做房地产，就

是靠太太当银行行长的舅舅贷的款。他做生意跟他开车走私一样胆大妄为。几年下来，做到几千万的身家。只可惜他那点野性有限，不到四十岁就差不多成了一堆纵欲的灰烬，浑身上下已经看不到一点轮廓，像是一团和稀了的面，随时会淌开来。他在办公室里挂了自己的一个金边框子的半身裸像，在一颗像是浸泡得稀松浮肿的头颅下面，巨大的肌肉块山岳似的连绵起伏，肌肤表面汹涌奔流的血管暴跳怒张。这是一张电脑合成的照片：头是他的，身子是那个喜欢咬人的泰森的。这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愿望。不管他想了多少办法花了多少钱，他那话儿早就什么也干不了了。有一次在桑拿房，看着华老板那摆设般的下体，向海洋觉得他很可怜。

“别看你你是个堂堂市长助理，我是老百姓一个，你活得不如我。”华老板有一次居然说，“我靠的是钱。钱没有大小，有钱在哪里都是爷老子。只要付得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权不一样，权有大小。你管人，还有人管你。所以你许多时候就不能不苦熬自己。”

向海洋看着那张松弛浮肿的脸，真想象踩烂柿子一样踩瘪它。这个以为花钱进了所谓 CEO 俱乐部就进了上流社会的王八蛋，对他始终缺乏必要的尊重。之所以这样放肆，无非是对他知道得太多太深了。胖子要么就很傻，要么就很精明。华老板就属于后一种。

不久前，省委找向海洋谈过话，让他去新设的地级市双金市当副市长。这跟原来内定的安排出入很大。按照那个内定，他应该是任职的这个省会市的副市长。现在的安排虽然也算提拔，虽然有加强一个新设市的领导力量以便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之类冠冕堂皇的说辞，但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跟一个省会市的副市长怎么比？这跟他自己的设计相距太远了。人生易老，在向权力高峰的跋涉中一个人能经得起走几次弯路？他对自己的设计并不是盲目的：第一他有充分的年龄优势；第二他有足够的处事能力；第三也不缺乏得力的关系。

但事情却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起先他以为是因为朱慧。只有朱慧让向海洋失过态。他分管城建，这个城市的每一个重要地段和场所发布户外广告的媒体，都必须得到他的批准。他把市中心最好的广告媒体批给了朱慧，又说服这些媒体所归属的单位把租

金降到最低价位，又为朱慧介绍了有实力的企业客户。让朱慧原本毫无名气的小小广告公司成了一个奇迹。

向海洋把第一批媒体批给朱慧，又让她谈成了第一批大客户时，朱慧说要请他的饭局。这是行规：饭局只是个由头，为的是向中介人支付酬金。向海洋说：“不必，你到宾馆来，我这里正好有个单位的饭局，就算人家代你请我。”朱慧欣然去了。她走进指定的房间，见到的是赤身露体的向海洋。他严肃地对她说：“把门关上，把衣服脱掉。”

向海洋不随便接受任何个人和单位支付的所谓“酬金”。这是他从来严守的一个游戏规则。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自己的原则。在他看来，金钱只有在你的渴望的东西用别的方式得不到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金钱只是交换的一种形式，并不是内容本身。许多人就是因为始终认识不到这一点，才本末倒置，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

“你直接付我就行了。”

朱慧惊恐但顺从地露出了自己，向海洋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意。

朱慧那个靠老婆赚钱吃喝嫖赌的丈夫，纯粹是个无赖。这让向海洋觉得很不公平。本来他看上任何一个女人就只是这个女人本身，其他的从来一概不关心。但朱慧似乎是个例外。

最初的那段日子，向海洋只是把朱慧当作自己的性仆人。他常常开着车带她去谈业务，然后就在外面过夜。大白天正上着班，或正开着会，他会突然给她打电话，让她去指定的宾馆或是他的家，不管她当时在干什么，必须立刻停下来，并且用最快捷的方式赶到。她也从来不敢怠慢。在这一点上，她跟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然而，事情好像还是有些不同：向海洋原以为跟朱慧的性关系照例不会持续太久，他从来是以可以像换衬衫一样换女人自傲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法像抛弃其他女人一样抛弃朱慧。相反，他对朱慧的占有欲越来越强烈。

朱慧一度在向海洋的视线中失踪了三天。向海洋每天开着车在华老板和朱慧的公司之间乱窜，不停地拨着手机，煎熬得一刻不能安宁，就像下了地狱，只差没有报警。三天后，朱慧关闭的手机突然通了，他把车子停在她回家必经的路口，她从出租车上一下来，就被他截住。



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向海洋让朱慧明白：她今后只能属于他一个人。除此之外，她必须结束同任何男人的性关系，包括他的丈夫。她必须马上跟丈夫离婚，然后独居。否则他就毁了她的一切。

接下来，向海洋做了一件更加没有理智的事：为了不让事情不明不白地拖下去，他给朱慧的丈夫写了一封匿名信，让这个被背叛的男人有自知之明，同意老婆的离婚要求，并且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必须同老婆分居，随信附了一张朱慧的裸体照。那张照片是他有一次跟朱慧刚完事后拍的。在那张照片上，朱慧整个表情恬不知耻又近于天真。

这张照片差一点毁了向海洋的大好前程。走投无路的朱慧只有向丈夫讲出向海洋，她说她恨这个人，又不能没有这个人。她求丈夫保护她的名誉。丈夫的回答是：我要让认得你们的人个个都晓得你们是一对狗男女！

朱慧的丈夫后来到处告状。向海洋给弄得有些紧张。那时候他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后悔自己的失态。为朱慧这样的女人他值得这样吗？他只是觉得凡是到他手上的东西不容别人分享罢了。幸好，朱慧丈夫并没有更多能跟向海洋联系起来的证据。有关部门询问朱慧的时候，她又坚决否认了与向海洋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根本就不承认跟丈夫说过的那些关于向海洋的话。至于那封匿名信和那张照片，她说那是她的隐私。

朱慧让向海洋的失态避免了恶果。这使向海洋对失去朱慧多少有些惋惜。朱慧丈夫对她的毁灭，远不止于名誉。朱慧开广告公司的同时，她原来干摄影的丈夫下海开了一家影楼，一度很火，却很快又被他的赌博和玩女人掏空了。为了弄钱，他许诺高息从原单位集资。因为是单位的老人，大家觉得会有起码的信誉，集资很踊跃。却没有想到，上百万元的集资款转眼就打了水漂。大家得到确切消息之后，他已经连影楼都变卖了。他自然坐了牢，事情发生在朱慧提出离婚之后。他在供词中一口咬定，那笔集资款有相当一部分当时就给了朱慧，朱慧主要是因为发现他经营不善想要独吞那笔款子才要离婚的。朱慧于是被传唤并随即拘留。拘留的目的是想让朱慧的广告公司替她丈夫还债，明显是没有道理的。向海洋打了个电话，解脱了她。他对朱慧还是有爱的。

向海洋记起罗素关于爱情的一段话：爱情是这样一种体验，它使我们整个身心得到复苏新生，像植物久旱逢雨一样。而纯粹的性爱在瞬间的肉体快

感过去以后，随之而来的是疲惫、厌恶、生命是空虚的这类意识。爱情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爱却不属于此。

向海洋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调任发生变化的原因，竟是由于他的一次小小的失言。

向海洋在家的時候，每天早晨去市体育馆至少游泳一个小时。出差也从来带着游泳的全套行头，一有下水的机会绝不放过。这样的持之以恒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尽管不得不常常陷在膏腴美食当中，但依然能很好地保持着身材和各项机能。看着跟他同龄甚至更年轻的同行因为不加节制已经被糖尿病、脂肪肝弄得苦恼不堪，他很骄傲。不过，这骄傲也使他付出了代价。

那次失言就因为游泳。

省里分管干部的头儿也是坚持每天游泳的。有一次来市里开会，晚上几个人陪着散步，自然谈起保健。有人问他一次游多远，他说：“一千米吧。”显然对自己的状况颇满意。因为知道向海洋也有游泳的习惯，那个人又很周到地问了一声向海洋。向海洋当时不知在想什么，听到询问，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脱口说：“一千五。”话音一落他就后悔了：这是在跟谁比高低呢！在他的游戏规则里，不是明明白白地有一条“永远比领导慢一步”的吗？

当时那个头儿好像并没有在意，只是轻描淡写地笑了笑：“你年轻呀。”

而“年轻”和“健康”恰恰是如今的头头脑脑中最敏感的话题。

他从小就张狂，也知道这是从政的大忌，可还是修炼得不到家啊！这样的修炼有时候真是让向海洋觉得压抑。

## 二

陈火林从办公桌对面的谈楚玉手上接过报纸的清样，坐下来，眉毛那儿总觉得有些不自在，不由又把眼睛从清样上抬起。谈楚玉正盯着他。那眼光怪怪的，像是捉摸，又像是欣赏，像是恭敬，又像是揶揄。一碰上对方的眼光，马上就垂下去。一旦对方的眼光移开，又马上闪烁起来。

这样的窥探让陈火林心神不定，干脆放下清样，指了指屋角上的那个饮水机，说：“谈秘书长，那边有水，你自己倒吧。”谈楚玉欠了欠身子：“不用，我不喝水。”“那你是要我给你倒吗？”陈火林说着就站起来。“别别。”

谈楚玉赶紧跟着站起来，老老实实去倒水。陈火林稍稍安心，重新坐下。

清样的内容是常务副市长向海洋在全市招商引资工作会上总结讲话的摘要。当地报纸的主编在刊发之前让人把清样交市委宣传部审查，宣传部的头又呈给了分管的副书记，副书记又呈给了一把手祖明远。事情到了这里，应该就到头了，祖明远却又签给了市长陈火林：“此件主要涉及政府工作，请火林同志一阅。”

地方报纸发一个分管领导的纯粹工作性质的讲话稿，却搞得这样复杂，原因其实很简单：里面有对前一段政府工作的评价，当然，是负面的评价。向海洋在谈到招商引资要注重实效的时候，用很尖刻的口气说：我刚接手工作，听说市里上半年的引资数那么大，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那只是意向，实际到款八字还没有一撇。这不是画饼充饥嘛。以后我们决不这么干了。凡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不然，说得好听是鼓舞人心，说得难听就是欺骗舆论！

向海洋调来还不到两个月。这次调动虽然不尽如人意，还不至于让他灰心。事实上，在一个基础薄弱的地方，一个人的才能更容易显现出来。他迅速把心理调整到最佳状态，下来之后，很快就让人对他的眼光、胸襟、干练和魄力心服口服：到底是从省会下来的干部！这里对他的期望和倚重也是显而易见的，把招商引资这件最迫切也最棘手的事全权交给了他。他二话不说，马上就进入情况。

陈火林对向海洋的咄咄逼人并没有怎样在意。向海洋在那次总结讲话里所指的“上半年”，正是他当“代市长”的半年。当时就有人把话传给了他，他只是笑了笑，觉得向海洋也许因为年轻气盛，从来就是这样锋芒毕露；也许因为缺乏经验，不够世故；也许就只是因为责任心强，来不及瞻前顾后。真是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他倒是更愿意跟一个性格直率、少有官场气息的人共事。使他觉得意味深长的倒是祖明远的这个批示，没有任何明确倾向，只把球踢给了当事人。是想刺激他，还是想看看他的雅量？

前任市长祖品成在处理同市委书记祖明远的关系上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以祖品成那样的谨慎和尊重，尚不能使祖明远完全放心，那他要做的就是最充分最大限度地服从祖明远。

一二把手之间处理不好关系，背黑锅的终归是二把手。这已经是一种社

会共识，连电视剧里的官场反派也总是二把手。虽说这类肥皂剧总是拙劣不堪，但在实际生活中又何尝不是这样。陈火林早年当县长的时候，县委书记每次跟上面的人谈到县里的班子，总是说，“我们这帮人，没有说的，只差不是一个姓。主要是火林，有本事，还不骄傲，听话。”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一种形象特征。有人在后面诟病，也是因为他的“听话”。他真是那么听话吗？不过是选择了回避，不对着干罢了。相对于掌握着决定权的一把手，其他人任何有个性色彩的表现都可能被看成是对着干。对着干的人自然有，但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要么性格强悍，凡事能豁出去；要么背景强硬，无所顾忌。这两条他都不具备。

而现在的处境比那时更复杂。在县里，书记虽然凡事说了算，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对基层的把握的确是行家。祖明远则基本不熟悉经济工作，但对人际关系又有过多的兴趣。这方面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触犯他。好在自己一向低调，又有前市长的前车之鉴，应该不会闹出什么太无聊的岔子。

向海洋的出现，好像让祖明远觉得增加了一个平衡陈火林的力量，使他可以处在一种裁判的位置。陈火林并不想在这样一个三角结构中扮演一个强硬的角色。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对手，更不想以任何人为对手。向海洋敢讲话敢负责，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只要是尽心尽力办事，话说得再难听也用不着计较。如果副市长一个个都对市长俯首贴耳却什么事也办不了，那他这个市长还怎么当？陈火林甚至想过，只要向海洋真的比他有能耐，他宁愿做副手。

去饮水机那儿倒了水回来的谈楚玉又端坐在陈火林对面。他的眼睛看着水杯口上漂浮的茶叶，余光却怎么也忍不住去瞟陈火林。一感到这余光，陈火林心里就不舒服。他抓起笔，在那张报纸清样上草草划了几笔，赶紧递还给谈楚玉：“行了。”陈火林的口气很明白，让谈楚玉立即走人。

谈楚玉却没有动身，怔怔地看着那份清样。那上面，陈火林从祖明远的批示中把自己的名字勾出来，箭头下只写了两个字：已阅。没有任何态度。但也没有错。因为祖明远的批示只是请他“一阅”。“有问题吗？”陈火林面面无表情地问。这样的问题谈楚玉根本无法回答，他的嘴动了动，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看着谈楚玉那个唯唯诺诺、欲言又止的样子，陈火林觉得自己多少有

些过分。下面关于这个人溜须拍马的传闻很多，有的未必可信，有的却是他亲眼见识过的。比如，谈楚玉的办公室在二楼，每天下班，他都要提前站在楼梯口，等着市委书记祖明远从三楼下来，然后陪着下楼，一直陪到小车跟前，抢先为祖明远打开车门。必须看着小车出了院子，他才转身。这自然让人侧目。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恭敬如仪。别人的议论再难听，他一概不在乎：“尊重领导有什么不对？不尊重领导就对了？”他怕的不是这类传闻，倒是怕这类传闻不满城风雨。他知道被他“尊重”的人不会因为这种传闻就疏远他，而是正好相反。他对什么都心知肚明，总是跟当年在台上一样做戏，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他今天来送这份清样，就明显含了揣测的意思。这是那种没有人身依附就过不了日子的人。

在陈火林特别喜欢读的书里，思想家型作家的作品是其中之一：理性的深度使文学浸透了思辩的色彩，文学的表达又使理性焕发出动人的光辉。在一个媒体和市场掌握着话语权的时代，这类作家似乎不太走俏，但真正能够长久站住的恐怕还是他们，而不会是那些炒作出来的泡沫。事实上，思想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审美范畴。现在，坐在主席台上的陈火林就特别清晰地想起当代作家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里的一段话：

“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强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真是入木三分！

市里这个大剧院的舞台本来是够大的。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异议，说是把一个地区级的礼堂搞得比省里的还大，没有必要。当时主事的领导坚持：儿女日日见大，鼎罐日日觉小。你们现在觉得大，不要几年就会觉得小了。还真是有眼光。而今，这个因为过于宽大受到批评的舞

台，让一个市的六套班子齐齐一坐，已是水泄不通。为了表示对前面历任领导的尊重，祖明远又特地让安排了老同志席。这样，就连服务员续水的过道也没有了，只好事先给每人放好一杯水了事。

这次人大会议，因为是在市委市政府班子重大调整后开的，有选举市长的任务，又肯定会有大政方针上的许多新举措，所以比一般的例会隆重得多，人也就来得特别齐。谁也不愿错过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因为电视台肯定会有最详尽的专题节目报道，参加会议的不管是正式的还是列席的，都显然很在意自己的形象：男性大都理过或染过头发，衣着笔挺，领带鲜亮；女性大都化过妆，穿得尽量讲究。总之是一丝不苟。所有这些，却让向海洋显得格外突出——他今天反而穿得比平时更加朴素：一件标准的传统蓝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但熨得很平整，让满台子力求高档却其实穿不出样子的西装显得俗不可耐。

向海洋平日多数时候穿的是粗布衬衫、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矫健、挺拔、生气勃勃。有时候又忽然穿出这种完全老式的服装，显得卓尔不群。这一切是刻意营造和维护的结果，但他做得自然随意。换成其他人，立刻就成了做秀。

陈火林这感觉是有根据的。向海洋有个生活细节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宾馆坐电梯，向海洋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对着电梯壁上的镜子整理头发和领子，对自己在各类场合应有的形象他都是深思熟虑过的。

陈火林顺利当选市长是意料中的事。选举紧挨在大会开幕之后，这样可以使陈火林以正式市长的身份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草案在会前就印出来了，上面陈火林的职务已经是“市长”而不是“代市长”。

作为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祖明远是整个会议的灵魂、头脑、总设计师、总导演。除了法定的程序，他在技术上还作了许多别开生面的处理。比如，为了突出招商引资这个最为迫切的主题，他提议给大会增加一个议程，让向海洋在陈火林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专题就招商引资作一次大会报告。

这个提议不光是有新意，最重要的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双金市的招商引资因为前面两任市长连着出事，几乎陷于停顿。而且即便是成绩最好的时候，也是一个很低的水平。不讲上多大的台阶，新设的双金市想要跟上全省中等水平的地市，没有招商引资上的超常规突破，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

一句空谈。

“跨越式发展”这个口号是向海洋提出来的。他认为像双金市这样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方，没有跨越的决心，跨越的勇气和跨越的手笔，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干！那就是对双金人民的犯罪！

向海洋常常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那种高人一头的神气，让许多人反感：这小子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口吐狂言。对这类议论，陈火林的态度很明确：什么叫“狂言”？光说不做是“狂言”；敢说敢干并且能干，那叫“豪言”！

“你能这样考虑问题，我就放心了。这叫‘容人之量’。”祖明远赞许道。“这我倒没有想过。”陈火林很认真地回答。

向海洋今天一定会有一个精彩的演说，这是可以预料的。

双金市实际就是两个闭塞的县城，干部们包括现在的祖明远、陈火林，多是农村出身，不管怎样西装革履、上下小车、进出高楼，也脱不了乡土气。主要领导中忽然出现一个气度不凡的人，马上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向海洋来了不久，知名度一下子就进了最高的那个档次。历来的领导干部从言辞、形象到举措、思路极力突出的是共性，而尽量避免表现个性。他们不缺权力的空间，却少有个性施政的真实表现。向海洋差不多是当地人头一个看到的不但主动表现，而且个性突出，一见面就给人鲜明深刻印象的官员。

向海洋讲话，从来没有讲稿，对所涉及的所有主题都胸有成竹，观点鲜明，毫不含糊，逻辑性强，极少废话，更不带任何语气助词，三言两语就抓住了实质，明快透彻。记忆力更是让人吃惊，多么繁琐的数据，他信口引用，从不出错。最重要的是生动。首先是普通话很标准，嗓音又悦耳。一下就把他从地方干部中区别了出来。再是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语速语气有张有弛，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恰到好处，尤其善用排比句，一串串地下来，气势磅礴。三是常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警句妙语。但他并不因为所有这些，就口若悬河，没完没了。每次讲话都力求简洁，干脆利落，见好就收。他平时行走起坐很有点艺术化，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出与众不同。到会上讲话，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也就更见丰富，严肃起来不怒自威，激昂起来又恰如其分。让许多人尤其是女性着迷，就是那些向来自以为是的的人也承认听他演讲是一种享受。机关里的小年轻对他的出口成章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暗中把他的讲

话当成格言记下来。

今天，双江市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这里。如果说其他人的出场都是例行程序，那么，祖明远让向海洋作专题报告的这个安排，则更大程度上是给向海洋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表现平台。

尽管对向海洋在公众场合的屡出奇招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但向海洋这一次的表现还是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会议主持人宣布他讲话之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没有走向台侧那个有话筒的讲台，而是从容地一直走到台中间的最前面，静静地面对着人头济济的会场，等最初的那一阵忽然兴奋起来的涟漪渐渐平息之后，才在一片充满了期许的目光的闪烁中，用一贯的优雅的语调清清楚楚地说：“我只说两句话，第一句，感谢各位代表对招商引资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第二句，因为改善投资环境而进行的必要的市政建设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我在这里向大家道个歉。”然后，向海洋突然向台下鞠了个九十度的深躬。

在一阵长久的愕然沉默之后，全场忽然爆发出一阵更为长久的急雨似的掌声。

这个戏剧性举动对赢得公众是再成功不过的。许多官员不明白，语言远不是万能的。陈火林记得，林语堂就说过这样的话：讲演应该像少女的裙子，越短越好。而一个出其不意恰到好处的肢体动作，又往往比语言更有效果。

在台下的满堂彩中保持着矜持的向海洋还没有转身，台上就有了压抑不住的反应。陈火林很清楚地听见后排的窃窃私语：“这家伙，不是在当官，是在演官。”同行相妒，这是难免的。想不到的是，连祖明远也把头靠过来，几乎贴着陈火林的耳朵说：“这个人能力是有的，就是好表现。”想想，又似乎觉得不妥当——毕竟节目表是他本人排出来的——就补充说：“好表现那就让他充分表现，只要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你说呢？”陈火林眼睛看着台下，嘴唇动了动，算是作了表示。明摆着，这样的问题无须回答。

### 三

说长期共同生活的夫妻会有心灵感应，这话大约是不假的。陈火林接电话的声音有些不自然，龚腊梅马上就好像感觉到了：“哪个打来的？”



平时电话响了，只要陈火林在，龚腊梅从不会先抓话筒。尽管另有保密电话，打这个普通电话的人也多半是找“陈市长”的。陈火林接电话，龚腊梅也只是一心忙自己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关心的样子，更不会多嘴多舌。但林下风的这个电话，她却好像立即就捕捉到了。

“林下风。”陈火林硬着头皮回答。他实在也没有临时瞎编的本事。

“就是市剧团那个头牌花旦？”

龚腊梅的话听着不是味道，但陈火林不想纠缠：“是。”

“难怪你紧张啊。”

“我怎么紧张了？”

“不紧张为什么吞吞吐吐？”

“我吞吞吐吐了吗？”

陈火林头皮又一紧，马上就坦然了：“事情有些棘手。”

“是吗？”

“她给我出了个难题。她在北京的那个戏校进修结业，不想回市剧团了，又怕这边不放人，希望我帮着做做工作。我怎么表态？一个市长，能够鼓励人才流失吗？可是不让她走，她的家庭问题又怎么解决？”

“那也是，”龚腊梅松了口气，“一个女人摊上那么个老不正经的花心老公，命也够苦了。”

林下风那个家维持下去也太困难了，破裂只是迟早的事。这是一开始就在计划中的。去年在北京，陈火林已经说过让她自己拿主意，当时林下风顾忌的只是对她做人的非议。现在林下风又冒着风险来电话，想得到的恐怕是对更多选择做更多的确认：“我已经决定，不回去了……”

“是吗……”

“我……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吧……”

“……”

那头沉默了。陈火林的心不由揪紧。他能感到千里之外的一个纤弱的女人，那么无助。

“不方便……是吗？”林下风的气息似有若无，然后就是挂电话的“咯嗒”一声。